寶奎堂集

寶奎堂集卷六

上海陸錫熊耳山撰

示

曉諭諸生示

使者奉

簡命來此始與諸生相見文章品誼尚未周知念閩地

賢喆代生同風鄒魯緒言未沫遠有師承諸生仰企前

修詠俱能勵志讀書不煩繩削然學無難易一簣即為

止境亦片言可以終身是以為者牛毛成者麟角要在

功先切近力貴精專今略舉數端爲諸生昜夫爲學以窮經爲首而經師授受實本專門將溯源流必資古義諸生先當潛心註疏穿穴諸家詳辨訓詁博稽名物然後折中儒說以睹指歸精洽一經旁通六籍苟臻貫串必與甄嘉至史學與經竝重體用相資諸生方欲學古入官而故事茫如將何以練習典章擴充識見即以行文而論亦未嘗不可得其精意羽翼微言願研經之餘時宜覽史使者當隨便面行詢問倘或不能置對定加牘罰他如比偶之篇上施廊廟聲律之什首重賡颺諸

生勉為華
國之才亦當究心鉅製略識體裁毋為率爾操觚自甘寒陋若夫唐宋古文家絃戶誦非以剽擬為工總在辨其波瀾參其氣息徑塗有別法度無殊果能熟讀深思何患作文不歸淳雅諸生其尙奮志向學舉一反三各就姿性所近穎異者益務沈潛魯鈍者無輕暴棄使者雖未嘗學問當以所聞於師友者時相告語共效切磋庶期克底有成蔚為令器以無負
國家樂育栽培之至意使者有厚望焉

申諭釐剔弊源以重關防以端習尚示

本院恭荷

恩綸來司衡校責成綦重稱塞良難惟有策勵俊髦敦
崇經術屏除澆競遴拔單寒上以竭文章報
國之忱下不負清白傳家之素顧側聞積習頗貳歧趨
恩從捷徑呈身遂縱奸徒藉手鼯雖伏晝五技未窮兎
已成羣三窟猶在茲軺車蒞試之初正儒冠雲集之候
爰申告戒用佈腹心本院早叨科第屢踐清華生產不
問於家人出入靡言夫溫樹循書生之本分常凛冰淵

守貧士之素風仍甘虀粥況乎簡書可畏物議難逃方
欲酬
特達之知竭心竹箭豈肯毀生平之操動色苞苴諒在
邦人咸知夙悃特是調包誆騙撞歲招搖鬼蜮多端風
影莫測或謬稱縞紵或假託葭莩妄攀謝樹於階前詭
採庾蓮於幙內至乃枌榆海上藉通消息於雲帆桃李
蹊邊詭寄殷勤於鯉素在樓臺吹氣亦當悟蜃市俄空
而傀儡負看或竟信木絲非幻殊不知本院門皆重鑰
牘必親披量裁悉秉於一心評拔總由於兩手家規整

肅詎厮童敢近丹鉛庭誠森嚴自子弟莫聞點乙而且素端取友雅善任人凡有汰登盡精審覆縱或一言知善全憑獨斷之權就令五色偶迷寧受不明之責爾生童無圖速化務勉大成當茲弊藪之肅清正慶人文之蔚起本院忝持冰鑑欣入寶山雖學儉青箱亦粗窺夫七略果文成黃絹豈敢靳於三薰爾生童等尙各自羞修餙同調逸足謹束身於白璧戒玷跡於青蠅明拾芥之籯經自同穎脫待引針之磁石盛盧珠遺方當珍作國華獻之

寃鑑在多士既克成令器即使者亦與有榮施倘或非分妄營希心倖獲得鹿者暗經摸索空自越其短垣亡羊者隱受欺愚究孰償其厚橐至若照開魑狀便當塲立喪身家即使漏匿狐踪亦沒齒何施面目試平心而自較實返轍其非遲更有甲移乙籍敢假手於捉刀李戴張冠竟安心於替月遞尤書而引線寄比刺閨挾小本以隨身盜同胠篋惟茲積蠹均冒常刑倘襲媮風寍容敗類本院燭情必得執法無撓將欲培此良苗務盡去其害馬為問求榮得辱猶還有臭於十年何如責實

循名竊竟不逃於三里除已飭提調官逐一密行訪查嚴拏重究外合行出示剴切申諭爲此示仰闔屬生童人等知悉亟思愛與競恥踰牆俾宵小之潛形冀英才之入彀不憚由衷之語倘仰體夫諄詳庶端進步之階佇共期於遠大爾多士其各凜遵

考試古學示

照得制義以清眞雅正爲宗詩歌以典麗和平爲則本院業經明切曉示矣至律賦一道在前代爲程試之篇本嚴聲病在今日儲館課之用尤貴雅馴要厥由來出

於場屋竇與制義同源唐則英華宋維文鑑約觀所錄足見一班至若麟角冊首字朗珠璣正字一編言諧韶護閎才傑出諒多士久挹遺風共期接跡前賢和聲鳴盛比者本院校閱各屬課卷見諸生所製律賦亦皆斐然有作頗多筆姿雋秀卓爲可造之材惟是體製所在尚有欲與諸生細加商略者蓋論古賦則古詩之流言律賦卽八股之例非無正變互有指歸在選理熟精者原當兼長並擅但既以典故命題言字限韻卽係程文便宜恪守前規諧聲比律不可變四六爲楚些飾駢偶

於漢京况復亂以歌歈混淆六義坐添蛇足尾聲由此
不揚又或設爲問答氾濫兩都曲效里嚬短垣因之自
越且命題者原取義斷章拈題者貴因文立意即欲知
出處一點已明乃泛敘本事縷陳首尾無取泝流窮源
翻令喧賓奪主至若散植千尋不易寸璧終南積雪兩
韻已傳風雨重陽一言滋貴苟居理要何取冗長又若
七言幷首幾等俳諧六句成聯最傷流麗且或三語體
同樂府五字調近詩篇惟藉口以聱牙罕愜心而瀏亮
此皆禁忌宜亟掃除又若修詞立誠乃心之聲選言宏

富之場上自經史下逮宋人止矣乃每下愈況多摭拾清言小說俚曲豔詞里耳不聰巴人等誚甚且賦物則託興閨閣寫景則侈談羅綺豈知宋玉高唐陳思洛神靡風七子張焰六朝導淫長欲不可以訓此尤風俗人心所係本院所欲嚴爲禁飭者也茲舉行歲試業經行學照例報名候示期另考古學外合行出示曉諭爾諸生浴涵今茹古之資行當鼓吹休明潤色鴻業務思格詩律賦法與制義相通弁藻羣言必歸大雅上規唐宋

應試之章旁覽

當代館閣之集裁偽體而一歧趨黜哀豔而汰煩瑣佇見日華天鑒足教萬口流傳軒鑑干將可定終身事業本院實樂覩成效焉

飭禁書寫俗文別字以正小學示

照得六書之學義在同文點畫偏旁咸昭定式雖篆隸遞變原不必盡泥古初而體製有常又何可稍沿譌似韓昌黎識字之語實在辨別形聲顏元孫干祿之書所以區分正俗恭惟

御定康熙字典義例精詳窮源正訛統滙百代諸生自

嵩祇遵恪守無軼範圍茲本院校閱各屬課卷見謄真字樣往往未能究心隨意繕寫以致殊形錯出別體滋多或罔辨於丁尾飼頭或沿訛於四羊三豕或苟從減筆檢部則冰水手木之無分或都昧本形考義則易昜冐冒之互用甚且音聲相混曬可去足而加絲亦有波磔全乖孟遂下子以配皿至於俗間僞體謬種流傳祇可聽諸市廛豈得登於簡策士子自髫年摛管日事丹鉛豈可白首紛如書名未達總在詳稽字畫細核部分辨析毫芒折衷今古洞悉乎諧聲會意之原方不悖乎

主敬正心之訓爲此示仰該生童等知悉嗣後謄寫文字務各留心檢點遵循字典悉依正文糾訂歧訛袪除鄙俚不獨讐毫授簡將來免貽譏金根亦且辨鼠識蜞此日可漸通蒼雅倘若仍沿宿習將俗書別字任意塡寫縱有佳篇必從擯抑爾生童其各凛之毋忽

賦

召試觀冏人䋲伎賦不限韻

聖天子德洋恩普遠至邇安越無雷而置尉候屆蟠木而襲衣冠絕漠從風徧及乎陰火陽冰之域廣庭合樂

備致乎魚龍曼衍之觀同我太平肅兩階而立仗用其
長技綴七校而隨
鑾𨕖抒誠而獻巧俾合寓以流歡原夫地當西海部號
諸回天堂默德之界方枝計式之隈織罽村邊架高竿
而跳躑蒲萄林底張巨索以崔巍輕服每宜於短後選
能或及夫于髫乍趐長風似踏千層之浪還依落日高
扶百丈之桅爾乃
天威遐暢
聖化聿新版圖隸於形訓職貢等於編民偕三十六國

而傾心宜效九功之舞從八十一車而奏藝允先百戲之陳於是闢廣塲之千步樹巨臬之由旬影盤空而界道尾屬地而垂緡乍結束以試手忽趯踔以騰身跂脚初登如泠風之御列子懸絙欲落似元圃之下仙人習自遐㪇比吐火激波而更幻呈之

聖世寍巴俞碭極而堪倫盡其階梯不事剽捷足稱躡千尋而上矗窺一綫而下乘豈引繩而吹鳶凌空忽起寍索絢而登屋自下堪升不關抱木而號等飛猱之神速恰似銜繒而至同孤鶴之騫騰映參差於高柳妙揮

竇於長繩想借來於度索之區聿昭其遠囿大顯於騰驤之日宜奏爾能況夫琱弓旣張楊葉斯指彎彎之半月高懸熠熠之流星下委翻身欲轉忽眩掉於晴空撒手將停更低昂於雲裏落趾則二分垂外自仰面而皆驚貼腰則一點如飛庶騎危而足擬萬夫爭看有同舞劒之大觀片塵不驚何異轉丸之妙伎洵可以播鞮樂而稱奇隨

屬車而送喜彼夫骨索淩虛舞絙迴步都盧則橦木干雲犂靬則眩人化霧亦各操其土風孰足昭夫遵路維

帝德之覃敷合車書於軌度企霞標而直上知存捧日

之心亘綿綺以遙縈益切如綸之慕然而我

皇上方且穆然遐思澹然卻顧履中蹈和黜奇秉素技

可進道叶任昧於莖韶樂以同民布雲霄之雨露六字

侈傳夫盛事何減周書王會之年

九重授簡以抒詞迴殊勤政花萼之賦

蟭螟賦 以巢於蚊睫其細已甚爲韻

化涵蠕動象著元苞茁微生而飛潛以類麗薄質而形色皆殽雜爲肝爲臂之紛紜造化不妨於游戲知化焉

化人之變幻俗儒枉用其詠嘲視則希而聽則夷狀或淪於虛渺形不生而影不滅鼂難羿夫斗筲要以元工之亭毒聿賦小物以兼包宛如徑寸難求莫覩秋毫之末豈有一枝可托竟安野父之巢蓋其體從濕化產本氣餘迎風以動附物而居彷彿雙綏比雀纓而更銳依稀兩翅較蟬翼而還疏映曉日而忽明旋成烏有過空帷而不見何異子虛就使聚族以遊孰辨往來之迹縱復成羣以出何殊寂滅之初掘閱何時蜜若蜉蝣之可問紛營此地豈同蠛蠓而相於是以形莫辨乎絪緼色

莫接乎見聞身罔區其首尾體難度以銖分吹來一點
針鋒有微即入不帶半星螢焰何象可云將止棘而傳
聲不似青蠅之易染欲成雷而助陣蠻如白鳥之堪薰
適從何來直入而何妨閉闔爰得我所擇地而仍畏驅
蚊則有類比飛蠓質殊舞蝶常逢夏而紛飄每入幃而
喓喋撲殘團扇鳴偶呼朋聽到晨鐘翅還相接論其體
則塵埃已並其輕覯其目而色相更何可涉方謂蠅頭
有利自無地之能容誰知蝸角堪爭竟安身之彌愜幻
而復幻似恒河之岸量沙則可載須彌元之又元如何

皆之中傳神而竟藏眉睫所以倏來倏去若即若離目中之著物無多竟作壺中小隱眉上之添毫有幾偏成世上棲遲如逢入幙之賓應悟浮生歷歷倘遇露筋之里定知安宅纍纍借方寸之光爲光固已色障空空全無眼耳宅虛無之地爲地轉若大千渺渺盡化神奇別乎有形索幽微者驚云乃爾入於無間稱神異者訝曰何其然而類本萬殊理歸一致凡身世之所依盡升沈之若寄現金身於一粟境界當作如是觀起玉宇於半空心地乃今爲已至孰若索離朱於象罔幾失其明學

酒甕之醯雞難尋所自不競塵寰之士比飲河而更覺其清相隨暮夜之間非逐臭而自安所利則安得不爲之深察夫毫芒而曲狀其纖細彼夫東海微言齊諧妙理方共笑其荒唐夫孰明其意旨幻異境於行中設殊聞於句裏極纖毫而廣居自在知易地則皆然離聲色而著迹都非必窮形而後巳若夫蟣蝨能入夫歌詩蜾蠃尙譏夫狂飲鼷鼠則吸水可安鷦鷯則依林爲舊往來雖極乎虛寥託處轉同於寄賃終不如辨羽翼而無分任游行而莫禁片地可樂爲華胥寸境亦容夫高枕

豈熟視遂若無覩胡然欲辨無言問何來遽集於斯或
沓其微實甚

觀穫圖賦爲陳碻庵作

沿籬采槿遶屋編茅遮十畝之綠蔭戛千竿之翠梢魚
潑刺而鱗活燕差池而尾交遲田間以散策就枝上以
安巢俯霜隴之畇畇通烟墟之漠漠跂昔構於閱耕攬
今圖於觀穫含白露而秀吐捲黃雲而實落綻虎帳之
盈目滿麏牙之入幄望復望兮池上樓樂莫樂兮江南
秋水迴痕淨天高氣遒鎌帶月而曉出耞催風而暮收

嘉君子之素履服先民之世疇思一棱以以分種卜三間以從游乃爲之長謠曰潞河七月雨霏霏送君南去還荆扉艾祁村頭稻正熟蘆浦沙邊雁已飛

論

二陸論

士君子負俊偉磊落之才未有不思見用於世然或用而不售甚至於身敗名辱者何哉進退之介不能持而禍福之機不能審也方晉之滅吳也陸機陸雲年纔弱冠耳雖非身握大權有國亡身死之責然其兄則尙主

矣襲侯矣身則代領父兵矣受孫氏之恩一旦覩其傾覆苟能杜門自守遯跡邱園以明不忘吳國之意豈非能進知退大丈夫哉乃始則受張華之薦繼則受楊駿之辟依違闇朝託迹公府此其進身之識已有昧焉者然而猶未甚也何則曹志魏之藩王也譙周於蜀亦當大任而仕晉爲顯官當世不以爲恥二陸在吳人主未知爵位未尊固非二子者比苟以國亡之故而過人之才遂以湮沒而不試豈不可惜則仕晉之心要亦有未可盡非者所恨者旣仕之後而進退不決禍福不明卒

之自殺其身而止耳夫當惠帝昏庸之際諸王擅政骨肉相殘其覆亡之機不待智者決也爲機雲者從顧榮戴淵之計扁舟還吳匿跡故里養其才以待時豈非策之上者即不然於成都王之舉兵告之曰乘輿不可犯也長沙王又無罪機所以委身大王者以大王必能屏藩王室安靖國家耳今欲稱兵向闕是犯順也機死不敢從命若是則安知不聽即不聽安知必之死即死矣而泰山之重豈不凜然尚有生氣哉乃以用才之故急於功名躁於仕進附賈謐而謐誅矣附趙王倫而倫又

死矣卒以受恩之故委命成都若謂不世之功由茲可建而儆將譖於外發寵讒於內建春一敗兄弟誅夷其始也亦本濟安世難之一心其後也遂至敗壞決裂而無所底止則識之不足以用才也明矣然而機與雲之才識又必有辨史稱盧志問機曰遜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延既而雲謂機曰殊邦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耶議者以定二陸優劣嗚呼此一時愛憎之詞非通論也夫士君子生當亂世即不如孫登之絕口不談亦宜思緘默以自免以

一言之故而惡聲必反合宏者固如是耶及河橋之役
忘遂以臣陵其君進譖於穎未必非此日之一語階之
則是機有才而太露其才與雲有才而能斂其才要未
可同年語也雖然進退者人禍福者天陸抗平西陵誅
及嬰孩而二陸之死亦無噍類嗚呼獨機雲之罪也哉

裴行儉知人論

古聖人之所謂知人則哲而不失天下士者非但決之
於富貴禍澤間已也亦觀其心與術而已故有濟世之
心而沈淪阨塞於下者則必思所以引之引之不得則

又必表而出之曰某某楝梁才也無匡時之術而或偶乘時竊祿位者則必思所以退之退之不得則指之以明風天下曰某某食粟而已不足任大事也此無他不以祿位衡人而後我之心乃公而後人之眞愈出唐高宗時進士王勮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獨吏部侍郎裴行儉知其必掌銓衡託以弱息而王楊盧駱四子方負時譽行儉決其不令終後果偃蹇以死行儉以是稱知人吾甚嘉行儉之鑒衡不爽而獨惜其所挾以論人者之非其本也何則我之所以能鑑人者以其無我之

見者存也古人君舉囚臣僕皆可置之上位而晉之祁奚且舉及其仇彼豈嘗以有利於我而後爲之哉而其人卒能不負所知而天下服其識今行儉之於勮與味道也吾意必舉之以得位行道之所宜乃但曰弱息爲托而已則是行儉意中初不必有辨別賢愚之眞識也彼不過思得一身都通顯者以庇其子孫而賞識於下僚則其人尤爲易感適見二子者駸駸有競進之才知其將貴且達矣於是外託知己之名而陰遂其私願此特保守祿位者之所爲而初未計及於其人之才與器

也不然者當時人才輩出如狄梁公張漢陽魏高要等
皆有撥亂反正之才行儉苟識其一人引薦在位豈不
足以扶將衰之朝而弭未然之禍計不出此而沾沾於
一二模稜唯諾之小人亦安得爲大臣之度哉且行儉
之於王楊盧駱也斥之以浮躁淺露似矣而以爲非爵
祿之器則其言尤有可議者夫使士而果以享爵祿爲
貴也則古今來天如顏子窮如夷齊亦可以浮躁淺露
目之乎庸祿如張禹無恥如馮道亦可以其去浮躁淺
露之習而許爲端人乎且也息夫躬之在漢王融之在

齊信所稱浮躁淺露者矣而亦能致位公卿傾動一世
四子者特不幸耳又烏足執以定天下士也且夫四子
之文采照耀豈得盡以無行疑之哉當武氏專朝義師
東起駱賓王能草檄以聲其罪卒死於難亦有合於見
危授命之義以視味道之身相僞廷諂媚女主者相去
幾何又安得以非享位之器而謂遂足以相勝也果如
行儉說則凡懷才抱德而終身顑頷者皆可謂非享位
之器而引庸才以誤國者且得自附於知人之哲矣豈
足以訓天下哉雖然學者苟執先器識後文藝之一言

以求遠乎浮躁之習進不屑唯阿在庭退亦不願以文章名世則行儉之語亦未嘗無節取也夫

漢景帝論　石埭少作

漢景帝非天資刻薄人也即位以後減笞法定箠令恤刑之詔屢下矣務耕桑禁珠玉勸農之詔又屢下矣梁王不法帝怒欲置典刑太后涕泣不食田叔一言即感泣矣觀其内於母子兄弟下於百姓黎民慈祥豈弟之心藹然靡間雖使文帝復生曷以過此然其貽譏於史册者亦不少矣廢后薄氏無夫婦之誼也殺太子榮無

父子之恩也絀申屠嘉無君臣之禮也戮周亞夫無錄功之意也爲事刻深遂以開後儒之訕譏然皆溯其流而尙未澄其源也景帝刻深之故蓋在鼂錯之爲太子家令而儒者不及察也且古今來人君之德必養於靑宮靑宮之中文端賴乎輔弼書稱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賢不賢之關所係豈淺鮮哉卽賢矣猶恐學之有偏術之有雜也必擇其文行心術無不純正者始可以輔成君德而無弊秦始皇使李斯傅胡亥故二世暴虐其效彰明較著不可誣也方錯爲太子家令

太子愛之號曰智囊爲鼂錯者意必以申商之書進太子以刻薄寡恩之術說太子太子聞之忻然而悅恰然而解以爲由錯之言可以懾臣民震天下而奸不敢逞亂不敢作也故凡即位以來刻薄之事類皆取錯之術而行之者也蓋忠厚者景帝之本心也刻深者景帝之習心也以習心之難除故王后子榮之事榮不絕書以本心之不昧故恤刑勸農之徒詔猶屢降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與皇太子飲博爭道不共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刻深之故當時已露其端倪以文帝之賢而不能近

察其子可慨也夫又李斯以其術導二世二世即行斯之術以殺斯鼂錯以其術導景帝景帝即行錯之術以殺錯刻薄寡恩之效適以自殞厥軀吾於是知忠厚之信可尚也

唐太宗論　石埭少作

唐太宗身經百戰之餘削平五季之亂安息天下懾服外夷豈惟唐之令主乎抑亦古今來指不多屈之賢君矣然自太宗沒後唐室漸衰后妃宦豎藩鎮之禍冊不絕書口難枚舉終唐之世歷數賢主卒不能稍振萬一

綿綿延延遂以微滅者何也則以太宗之大本不正無以端其始而植其基也嘗試論之武德之初使高祖不立建成論功褒德而以秦王爲太子則太宗安矣或建成既立知太宗英俊而已昏懦必不爲所容因以蹈子臧季札之節則太宗又安矣今既已正位青宮建爲儲貳以尊則太祖之太子也以親則太宗之長兄也郎令忌我威名奸謀潛瞀然亦未嘗有累國家貽害天下太宗以義守之可也何爲乎伏甲元武推刃同氣喋血禁門吮乳號痛嗚呼太宗其欲以殺王充擒建德之技施

之親兄弟乎不當用權而用權徒貽譏耳二人既殞又盡殺其子此其忍心尤與劉裕楊堅無異厥後武曌僭位幾於盡殺唐宗天之報施自不爽也若夫宮闈之地則人君尤所當謹矣今觀太宗廬江王妃侍側王珪進諭卽遣出宮聘士人妻爲充華魏徵表諫立停勅使由此言之太宗固未嘗不致慎於衽席之間也獨於齊王吉妃楊氏則納爲巳妃生子曹王明瀆人倫亂本支唐室之大恥也乃長孫皇后崩後至欲立以爲后賴魏徵辰嬴之喻帝惕然而止然徵不諫之未入宮之前而諫

之既立后之際亦猶之乎遂過矣退中國而卽於夷不亦羞乎太宗初卽位太子承乾生纔八齡耳而遽立之輔導無術遂以致叛夫承乾暗劣過失屢見使太宗執父道以教之改則立不則置焉其誰敢貳乃戶奴擊張元素刺客殺于志寧皆無所問反詔太子取庫物有司勿爲限制是明縱之也縱之又寵魏王泰以間之使之折節下士潛謀奪嫡君子謂承乾之反太宗實有以啟之也嗟乎此三事所係孰云淺乎建成之死兄弟之大倫也楊妃之寵夫婦之大防也承乾之廢父子之大恩

也太宗皆處失其當遂以滋後人之失穎王陳王安王之殘殺蓋踵建成元吉之事而行之者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爲高宗后楊妃以壽王妃爲元宗妃蓋踵巢刺王妃之事而行之者也太子忠太子瑤等相繼以廢死蓋踵太子承乾之事而行之者也謂非太宗作之俑乎故君子爲國樹本

唐武后論 石埭少作

自古有國有家者中婦人宦寺之禍烈矣顧戢以柔者多而制以剛者少若唐之武氏豈不大可異哉攷唐史

武氏以太宗才人爲高宗皇后其本既不正而入宮以後弑王后殺韓柳廢太子忠寵張易之麟德之間人稱二聖彼固儼然履帝位而行帝事矣而不廢高宗何也蓋高宗武氏之夫也以妻廢夫則其勢不順高宗之所以出於弑也中宗武氏之子也以母廢子則其名易加中宗之所以出於廢也然此猶易見者也惟其以韋元貞而廢中宗則其心尤陰而難知何也獸欲猛者必藉爪牙鳥欲鷙者必資羽翼彼將滋大武氏之族以陰遂其窺竊神器之思卽唐室子孫且將聚而殲之矣又奚

愛於他族況元貞者韋后之父與武氏同爲外戚也今中宗曰吾以天下與韋元貞有何不可此雖一時忿激之詞然其心愛之可知也假令中宗不廢則其授元貞者侍中不已必至公卿公卿不已必至王侯元貞藉其權位方且效武氏之所爲以自張大其聲勢而與武氏相軋曰彼先帝之外戚也吾今上之外戚也彼不得與我競而爲中宗者又將無言不聽無計不從以信元貞而韋氏盛矣韋氏盛則武氏之熖熸矣此太后所惴惴焉旦夕防之者也故自高宗既崩其謀廢中宗者已久

但以子母之情難於遽割追裴炎一剳勃然奮怒而廬陵王之命即日下矣此所謂以外戚忌外戚也或曰中宗初廢后不遽稱皇帝而必立豫王何也曰此正武氏計深而慮遠者也當廬陵方廢而遽自稱尊唐之廷豈遂無忠臣義士乎內無所附而外無所援數日之間武氏已伏唐家之斧鑕矣故姑授位豫王而已握其柄以徐待其後乃徐敬業起兵未幾即敗而死矣越王貞起兵未幾又敗而死矣恐其未已也又作威以懾之唐室諸王殺戮殆盡索來酷吏接踵於朝太后左顧右盼見

天下已無逆我之人也於是立號稱周改朔易服四海之大始可以隨我控持而了無忌憚矣所以不稱尊於廢中宗之時而於廢睿宗之時者蓋以此也及後中宗返正太后避位易之昌宗既死廡下乃不能取武氏之族無少長皆斬於市以謝其亂天下之罪卒之三思縱淫唐室再亂嗚呼五王雖賢亦有愧於朱虛侯矣

孫男成沅謹重刊

上海陸錫熊耳山撰

序

山西鄉試錄後序

乾隆三十年乙酉歲屆賓興禮臣循次以山西考官上
請
皇上特命臣阿肅典試事而以臣錫熊副焉伏念臣江
左[illegible]素才識凡庸濫登科甲需次在籍恭逢壬午年
翠華南幸臣從諸生後獻賦

行在仰蒙
聖恩召試拔厠薇垣供職三載兼充
方略館纂修官夙夜冰兢毫無報稱茲復荷格外
天恩畀以衡文重任內愧菲材實爲逾分感悚交切懼
弗克勝爰卽乘傳赴晉居期入闈與臣 阿肅督率同考
諸臣殫心考校虛衷商榷旣得士如額謹擇其文之雅
馴者恭呈
御覽臣 以職事當颺言僭末簡惟讀書以爲學應舉以
入仕此士子之所以始進非可以苟且姑就也記有之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後日之致身皆取之于其言而言爲心聲又可卽其言之險易顯晦以觀其心術之純駁焉今

朝廷用人出于科舉科舉取士委于試官而司其事者或執持偏見不能比度于毫釐分刌之間以求歸于至是甚至各享敝帚不復降心以相從而追逐時好者翕然從之相率爲淺中速化之術以希僥倖于一旦其始進已如此又安望他日當官任事少有建樹乎此學術人心之辨所係非淺鮮也敬惟

國家文化翔洽覃敷布濩百有餘年我
皇上右文稽古樸棫作人當必世後仁之時正久道化
成之會海內士子漸仁摩義至深至渥咸油然生感發
興起之心而膺司衡之責者亦無不仰承
聖訓知所取則山右爲虞夏故墟其俗儉而質其人勁
而直其爲文亦皆有雄渾樸厚之風而不染于纖仄佻
巧之習故唐魏之詩序者每多微辭而季札觀樂獨以
思深許之良以其意遠旨博有溢出于語言文字之外
者而非僅可以徧齊稱也至于漢文方隆而龍門衍其

派唐文作盛而河汾開其先其因時鳴盛者亦若視乎
文運爲盛衰焉今 臣 等生
文治光昭之日幸得銜
命玆士操一日之柄以衡量其短長竊喜其言之粹然
一出于正而無復破觚刓方以冀詭遇者其對偶論策
雖不必一一盡合尺度而才藻秀發根柢深博者亦往
往而有焉足知文章風會之盛于今爲極而近
天子之光者其漸被爲尤切也抑 臣 聞之文以載道而
言乃其末今多士之以言進者豈貴以其科舉之文中

于程式而已哉必將有以仰副我
皇上德造至意而不愧于先民有作其可也多士果能
厚自策勵深思報稱以蘄爲明體達用之學河山表裏
間或有如裴度司馬光其人者出而對揚
盛典則
國家旣收得人之效而臣等以人事
君之誠亦藉以稍酬萬一爾

浙江鄉試錄後序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賓興屆期禮臣以浙江考官請

皇上命左庶子臣博卿額往典試事而以臣錫熊副之伏念臣江左寒陋材質庸下由進士恭應
南巡召試蒙
恩擢授中書在軍機處行走奉職六載未效涓埃疊荷
鴻慈優渥踰分乾隆三十年乙酉科承
命充山西副考官本年
京察一等奉
旨加一級榮幸已極茲復被格外
殊恩畀以大省司衡臣何人斯忝膺鉅任感激惶懼莫

可名言爰星馳抵浙届期入闈與正考官臣博卿額率
同考諸臣祇慎將事既得士如額謹詮次其文二十首
以
獻臣竊颺言簡末焉臣惟言爲心聲而制舉之文代
聖賢立言其醇駁正詭之故尤將因文以見端焉故必
導源于經取材于史博涉乎訓詁之繁而精擇乎義理
之旨則其文雖不名一格而其人之性情心術無不各
有以肖之非然者以淺中薄植之徒聲悅以爲飾菑軋
以爲工僞體屬詞希心弋獲則失之其文而其人之實

即無由以見此因文徵行者不可不詳辨也
皇上久道化成培養深厚經術明而文體日正普天人
士靡不懷瑾握瑜嘤嘤鬻鳳雨浙湖山奇麗萃東南之
勝屢蒙
翠華臨幸
奎章炳煥雲漢昭回凡提鉛握槧而來者敬誦
欬言陶泳涵育鏃首厲角爭自濯磨故其發之于文皆
能稟經酌雅中正春容以和其聲而鳴盛在臣謭劣銜
命衡文惴惴乎實不克以勝任顧當此校閱之際熒熒

燈火手披口誦如或鑒觀回念鵠立青袍三條燭跋蟾

風寸晷難昧初心今得荷

高厚鴻恩三載之間再司文枋撫衷清夜悚惕靡寧敢

不自矢天良惟公惟慎以冀酬遭際之

寵榮於萬一　臣錫熊與　臣博卿額殫心竭慮搜羅二十

餘晝夜側襲以理明詞達為主詩律以志和音雅為宗

論策以詳贍平允為尚而支離盲昧與凡陋浮誇之作

悉擯而不錄往復商榷至再至三自知識見有限于去

取之尺寸未必悉當而竭其明之所至務斷有合乎清

眞醇正之體以庶幾拔十而得五此實臣所嘗自勉者

仰惟

國家醲化淪浹蒸爲人材山川出雲百靈効職惟臣等

因文以知其人而多士本言以致于用異日或有盡臣

端士出乎其中以仰副

聖天子樂育之盛心而克備

朝廷任使之選是則區區之忱所藉以拜獻者夫

廣東鄉試錄序

聖天子文思光被久道化成粤上章攝提格之歲恭遇

聖壽六旬明年爲
聖母皇太后八十萬壽嘉慶駢臻朝野禔福先期發
德音如壬申辛巳例特開鄉會
恩科薄海以內誦詩書而遊庠序者鳧趨雀躍欣喜踰
望乃著閏五月庚申禮部臣以廣東考官列名上請有
旨令臣陸錫熊偕戸部主事臣簡昌璘往司其事臣江
左下材由進士恭遇
大駕時巡得預獻賦之列
特授中書舍人在軍機處行走載遷今職兩承

簡命典山西浙江鄉試茲復蒙

恩奉使粵東伏念衡文之職夙稱儒臣榮選以臣檮昧

叨膺斯任夙夜屏營懼弗克勝旣諏日就道兩閱月而

抵會城時監臨則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廣東臣德保莅涛綱紀內外嚴謐外提調則署布政

使臣覺羅阿揚阿外監試則署按察使臣秦鏷提調則

糧驛道臣吳九齡監試則分巡肇羅道臣耿壽平內監

試則廉州府同知臣江濤協恭將事奉

功令惟謹乃進提督廣東學政臣翁方綱所錄士四千

七百有奇局闈三試臣錫熊臣昌璘謹率同考官同知臣曾慶等殫心披閱詳審研校得士七十二人貢成均者十四人謹擇其言之尤雅者二十篇恭呈

御覽臣以例颺言簡首竊惟古者鄉舉里選之制三歲大比察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漢時郡國察孝廉繼以課試亦先行而後文唐宋始用科目取士糊名易書法日以密我

國家崇尚儒術鄉會試義之式監前代而損益之崇實黜浮斟酌盡善士子幼習父師之訓長游學校之中非

孔孟之書不讀非程朱之說不道以其心得發爲文詞司衡者因其文而攷其行自足以拔十得五然或者軨材薄植彼此仿傚不務根柢深厚而亶求工于聲調字句以希弋獲亦不可不防其漸華實眞僞之閒士習之淳漓係焉嶺南自張九齡以文章政事顯于有唐及韓愈刺潮州延趙德爲士子師人益知向學自宋迄明衣冠人物之盛難以更僕數

聖朝文教涵濡百二十餘年粵士之秀者多知讀書嗜古不染于空疎庸濫之習欣逢我

皇上推恩行慶壽考作人海澨山陬德化洋溢凡操觚
提槧而來者無不軒鼚鼓舞爭自濯磨以和其聲而鳴
盛在臣庸劣無能爲役惟是甄錄之際虛衷商權反覆
檢勘至再至三修辭以昌博爲尙立義以正大爲宗參
之論策以驗其淹通合之經義韻語以覘其該洽務俾
束修自好之士能自振拔而淺腐軋茁者不得濫竽其
閒庶幾砥礪速化毋狃小成其勉爲有體有用之才克
備任使以仰副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盛治于萬一是臣區區之私所竊

賦稍

全閩試牘崇雅篇序

使者歲校九府二州既畢試乃差其文及雜賦詩之雅馴者如故事梓行而敘其簡端曰夫閩中之文之盛蓋自唐而已然逮

本朝而名流輩出學者於通經學古之要指習聞久矣使者將何以進諸生也雖然文章之道無窮而制義又文章之一事其趣歧而源合要以文者氣之所形自古爲之之工者其文無不與天地之元氣同流至于抉星

辰洞萬物窮極性命俾讀者震耳盪目嗟呼眙愕而其方員闔闢淺深離合波瀾意度之所由然終莫能以相喻也夫惟不能以相喻而蕉萃專一之至乃得淵然與造化相通郢人之運斤而鼻不傷也紀昌之以蓬幹貫蝨而懸不絕也伯牙之援琴而海水蕩汨山林窅冥羣鳥悲號也彼固不知其然而然至于文章其甘苦曲折之故蓋有知之而不能言之而不能喻諸人故曰知美嚬而不知嚬之所以美夫誠知嚬之所以美則其文之進于古也不難矣今諸生之文合攟英華千變萬紾

斐然思有以自見亦庶幾彬彬大小雅之材顧或者馳聲希光直期乎折楊皇荂之一笑則毋乃近所謂譁世取寵之爲而非蘄進于古之文之道乎漢書藝文志有云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諸生將欲捐棄恒術凝神定氣遠追古人于千載之上甚未可以破碎襞積之辭封已而自足也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優而游之饜而飫之孳孳爲之而不已則自唐宋大家以上溯六經當必有曠然心知其意者在諸生能自得之而已又奚藉使者之言以爲諸生進也哉

徐麗六朗齋吟稿序

崑山大司寇健菴徐公在康熙間持海內文柄三十餘年公既沒而流風餘韻尚存卽一書一冊之傳常爲士大夫所愛慕況公親子孫賢而有文如朗齋者其孰不願與之接音塵通謦欬而快然盡讀其著作者乎又何待余言以張其集也然朗齋少年博學穎秀特出方日夜鑱厲以思似其先人所爲雜歌詩數百篇飈發泉注莫能喻其才而無不神明變化于規矩之內卽無司寇公爲之前吾知朗齋之詩之必見稱于世而況重之以

清門文采之後其視憺園集若斜川之于東坡學者誦其一家言而慨然於名儒世族遺澤未泯固不獨其詞之工也抑余觀憺園集中類多紀述典禮雍容賡和之作而朗齋爲貧諸生輕客四方資脡脯以養往往郵亭候舍懷人訪古以自吟遣而已盡與司寇公所值爲不侔然以朗齋之才即自致館閣非難又何患無憺園之遇獨司寇公當日續修宋元通鑑博綜同異盡祛陳桱薛應旂固陋之習輯一統志貫穿精核遺稿猶在內閣以余魯鈍亦嘗徧讀知其湛深學術有功後世而不徒

在乎聲律比偶之詞此余所以惓惓尤欲爲朗齋告也

蒔花居詩存序

婁縣有高才生曰李君錫勲好讀書能爲古文辭而詩尤工每一篇出同輩莫不傾下之君數試有司不得舉與君同爲諸生有名者皆獲解去獨君困場屋家貧傭書以養母意鬱鬱不自聊故其詩多幽憂愁歎之音亡何竟遘疾以歿君之故人哀君志而惜其窮于遇也次其所著蒔花居詩存爲若干卷將刻以傳之嘗觀唐宋史志別集之以名著錄者多矣而其本之得存于今者

唐什一二而已宋亦什三四而已其人大抵高官重望名蓋當世而布衣韋帶之士不數見也意者文字顯晦亦有勢位之說存乎其閒則如君之槁項沒齒者其果何所恃以能傳也耶雖然天旣賦君較才奇稟而又迫蹙以夭折之獨區區身後名猶靳而不予則彼李賀王令之徒至今傳播不朽抑又何也然則君之嗇于遇而昌于詩其固有理數所宜然者耶夫傳不傳何足深論藉令君早掇科第必且奔走仕宦促數不暇其于詩爲之未必能工即工且傳矣而世轉以勢位之說疑君則

又何如一無所恃而遺朋故友相與賫咨悼歎收拾于編殘簡蠹之餘其所以爲君重者不更多耶余不識君而序君之詩葢以慰君故人之思而又重悲君之僅以詩傳也

竹濤遺集序

國朝當康熙初文教大興一二宗工宿老以風雅倡導于上于是海內鴻儒碩士懷瑰抱璧咸集于京師時則有若秀水朱竹垞嘉興李武曾吳江潘稼堂諸公以沈博絕麗之才雄視壇坫文場酒社交唱迭和翰墨流傳

極一時之盛而我里竹濤蔡先生以年少走京師一旦出其詩與諸公角諸公莫不折節郎下之當是時蔡先生之名藉甚鉅公長者爭招致相酬唱嘗在合肥宗伯席上聽柳敬亭說隋唐遺事先生詩先成最工座客皆相視閣筆宗伯大喜厚贈遺之其見推重如此其後竹垞稼堂以博學宏詞徵自布衣擢入翰林皆得出其才以摛雅研領黼黻治平而先生則已不幸短命死矣先生歿時嗣子才六歲先生之妻趙孺人矢節鞠養終以有後獨其遺詩散落不完存者僅數十篇又多叢雜無

次先生曾孫枚登克念厥祖發其所藏釐訂殘缺將刻以行之夫以先生之詩之工固足與之數公者頡頏追逐于一時而數公者久以其名篇鉅集流播海內獨先生竟夭天年即此數十篇者亦且沈埋韜伏于塵封蠹蝕之餘僅而獲見于世不可謂非先生之不幸也然先生之詩以晦而復顯如鳳毛麟角尤爲學者所珍異而愛惜其必能與數公之集並傳無疑他日傳文苑者讀其詩論其世使先生姓名得與數公者牽連並書則此數十篇者亦可以不朽先生矣區區升沈壽夭之數又

烏足爲先生討哉先生名湘松江上海人上海後析置南滙縣故今又爲南滙人

傷寒論正宗序

仲景傷寒論一書自明以來爲諸家竄改殆盡惟成無已所註猶爲近古當時韓祇和有傷寒微旨龐安時有傷寒總病論其出在無已之前皆能推闡詳密得長沙未盡之意而世顧罕傳其書近時盛行者獨方氏傷寒論條辨其說欲考次論定以正諸家之失然未必得張氏本旨亦如改本大學於理固不爲無因若以爲孔門

舊本如是則未有依據也族孫師尙精岐扁之術於傷寒論熟復紬繹者數十年久之而盡得其脈絡條貫所在謂前人于篇第分析未明故每穿鑿齟齬而失其大旨乃爲離章別句提挈綱領集衆說爲註而附以已見勒成一編名之曰正宗文簡而義賅言近而指遠學者由此求之庶于張氏所謂見病知源者可以窺測萬一洵仲景之功臣而無已之諍友矣逍余與校秘書子部醫家類最爲完備自隋唐以來諸名師著述具在今著

文淵閣書尚百數十種余皆嘗審正一過而于靈蘭金匱之要未有所得故茫然莫辨其津涯安能與師尚其讀之爲一論其源流得失也

補陳壽禮志自序　石埭少作

從來有國有家者莫尚乎禮唐虞之時命伯夷典朕三禮綱雖舉矣目猶未盡備也三代相沿尚忠尚質至于周公監於夏殷郁郁乎文於是周禮詳官制焉儀禮詳儀節焉曲禮詳義疏焉綱舉目張於斯爲盛迄乎兩漢高祖光武俱以馬上得之而叔孫通劉向曹褒之徒頗

續尊舊制獨惜時無明王與知禮君子不能埀百王之範置不刊之法宏宣天意雕琢人理也夫所謂禮者非特揖讓升降而已將以節喜怒哀樂之情防驕淫暴亂之事列尊卑之序通幽明之禮使民漸漬于仁義之中耳三國時魏有衛覬等草創朝儀漢有孟光等立建衆典吳有丁孚等拾遺漢事以國制搶攘非甚有紀然一代之典烏可以闕今妄參諸史所散見者薈萃一編以補陳氏之闕文幸鑒古者正其紕繆焉

石埭縣志糾謬自序 石埭少作

昔司馬蓋世奇才猶有好異之患歐陽宋庭巨擘尚貽闕略之譏故凡文人傑士琦言瑰行之徒平日文章聲價不脛而走海內一旦秉筆爲史書則指摘叢集矣卽令有才有學有識而五難三等四患之說又從而阻之遂有所拘畏而不得逞況他人乎況後世乎夫志與史並行而不悖者也史者權輿乎志志者輔弼乎史若知不足以通天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明不足以通難知之隱文不足以達難顯之情必至當時目爲穢後世疑爲僞不如不作之爲瘉也方姚侯修志時纘次

者皆彬彬文士故其書質而能文約而能該亦一時之
良矣然其間多有與正史牴牾者余因取而駁正之夫
以下愚至陋之士而欲跌宕文史測量前哲自知過大
無所避然一時稽古之心或有不能自止者夫

寶奎堂集卷七

孫男成沅謹重刊